

兩朝平攘錄

陸萬兩朝平攘錄序

會稽商濬景哲父題

明興汛掃夷夏定鼎幽燕左據天下
之圖而右扼四夷之吭文德武功自
太皞燧人未嘗有也承平以來其間
廟算長計平攘舉而社稷寧則惟是

隆萬兩朝之爲烈蓋自倭數闖入爲
邊境患中國厭之會俺酋悔禍致舐
犢之愛解辯受封折箭誓內保塞世
世比之屬國蠢茲土夷各恃巖阻驟
啟隙亂逆命天驕我是以育蠻猶之
役大兵穴剽不啻草薶而禽獮之規

方數千里呂為郡縣皇又乎百世業
哉東之征悉索殺賦以急與國不無
宿師匱財之虞然卒殪之海上獻俘
飲至厥靈赫焉至如寧夏之氣折衝
授晉不過神武之士直波當者反走
耳夫自晉禦夷者不譚剿則談撫剿

且傷息撫且損威撫剋息威相機而動則

聖天子與密勿之臣疆圉之吏所為
矜美多也在昔蠻夷率俾典謨誌盛
而出車杖杜車攻六月之詩被之管
絃以垂不朽然則是五大舉也可矣

傳述以嘔歌太平播遐邇若天威臨
之者與余鄉諸葛先生淹貫古今默
數竒不戾且與燕陽先大人同藉誼
交歡時又相與抵掌國家大禮大戎
一切典故灑又若懸河靡有殫也今
先生有概於兩朝平攘之盛爰譔五

傳事核詞嚴庶幾寔錄余乃更為讎
訂而授之梓以備異日者國史氏或
有採焉雖然余益重有感也北虜款
塞干城之將緩帶而晝臥島夷嶺燹
以次鏹削文武大吏搖白羽而治之
詎不甚休頽虜至遂至巨測也思摩

鐵勒渤海爾濱倘窺虛伺間地曠牧
馬倉卒之變胡以應之此徂於款而
自弛之患也土犇構結難馴易梗治
以漢法安保無虞蓋撻伐甫張而覺
竹之師又煩經畧矣狡夷禍連東北
螫中江南濱海隄防又未知其所稅

駕此窮於術而自恕之患也昔周之
盛也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故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則先生之爲是傳與余之行是傳
也倘可爲修攘之一助手誠大幸過
望已 告

萬曆丙午夏仲月書於西湖之別墅

兩朝平攘錄敘

我

國家汛掃胡元真寧四裔
禪海內外降幡貢舶賁
相望於大荒窮徼之表

真萬里同室也然氣運
貞復人事儆弛不無姦
宄竊萌釀釁藩徼致勞
折斧譬之一元周龐而
雨露霜雪不妨並用總

之鴻猷懿爍

列聖以還可考鏡已

世廟末季自順義憬孚烽
燧寢息當是皆寰寓清
泰即三五盛際曷以加

茲逾年

聖主御極二三元老協衷
秉衡政教熙洽之龜而
西夏東倭南酋蹀警突
起意外率勤王師遠征

徐題底定盡惟
天威震疊精吏協謀燕之
鼎祚昌隆羣夏率俾區區
癘疥似非根本之慮第
聞之

聖王壹體群類尺寸痾瘵
俱屬診厲試診厥脉絡
溯其症所自始庶幾彰
往察來是亦撫世者一
青囊也吾鄉味水諸葛

氏博聞遐識研精理要
尤加意時務誦讀暇輒
採

隆萬兩朝平據大政五輯
爲全書幾百萬言余幸

受而卒業焉其于疆域
源流攻取始末靡不臚
列區分纖鉅畢載一攬
是書即如身履行陳而
千萬里外之情形不啻

在屑寔也且其間成敗
得失機緒變易加以參
錯勞晝洞若觀火則憐
憐微桑之思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夫兵不得已

而用之讀此能無蒿目
而拊髀乎昔商君景括
樂觀其成欲付劊劊氏
以傳而謀敘于余余不
佞因書此言以告之

峇

萬曆丙午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正奉大夫正
治卿廣東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王泮撰

兩朝平壤錄

目錄

卷之一

順義王 修答

三娘子附

封順義王替

卷之二

都蠻 九絲

平都蠻替

卷之三

寧夏 啤承恩

平寧夏替

卷之四

平壤錄

目錄

卷之五

日本 附白

朝鮮 附

平関 白贊

播州

揚 鹿 鹿

平播 贊

兩朝平攘錄卷之一

詹稽

商 諸葛元聲 輯
濟 校

順義王

順義王俺答，韃靼也。其先元主脫歡帖木兒。後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塵。元主北遁。獲其后妃及孫。買的里八剌。乃封為崇禮侯。元主殂。遣使致祭。謚為順帝。國人號曰惠宗。子愛猷識理達喇嗣立。朝遣崇禮侯北歸。以昭恩信。愛猷識理殂。號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值大將軍藍玉北征。適至也。連迭兒之地。為所弒。坤帖木兒繼立。亦被弒。自此不復有帝號。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尋弒之。韃靼太師阿魯台。統其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夫埋為主。稱可汗。夷中阿魯台復弒之。本雅妻率屬來朝。乞居內地。而元刺強裔脫歡。引衆擊殺阿魯台。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行。求元後脫脫不花。即昔為主。居沙漠北。脫歡死。其子也先為太師。因土木得志。遂弒其主脫脫不花。自稱曰盛。華言大可汗。肆禁

驚平章哈刺謂也。先曰：主人衣新衣矣。幸以故衣賜

臣。

故衣指太師也。

也。先不許而封其弟。哈刺意不平也。先知

之。鳩其子。子飲而覺。嚙指血染箭。令僕持報父。哈刺
勵兵襲之也。先勢不敵。從數十騎遁去。既又恐其下
叛。夜與親人至一部落乞漿。婦人以酪飲之。遂去。
夫婦婦言狀。則夫之父嘗為也。先所殺。因追及殺之。
字來復。殺平章哈刺立小王子。尋亦弑之。復立脫思
為王。脫思小王子從死也。亦稱小王子。此時瓦剌諸酋西徙。與
土魯番相讐殺。以故小王子漸強。脫思歿。其子及顏

罕立。亦稱小王子。生子十一人。咸勇悍善戰。分住九邊之外。嘉隆間。極為邊患。俺荅即小王子賽那郎子也。驍勇方畧空群。與兄吉囊不時擾邊。庚戌俺荅大舉入通州。薄安定門。京師戒嚴。聞皆中國叛人導之。其後復得趙全等為之。主畫。趙全晉人也。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即呂老社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立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燕。全弟呂老十。明鎮子猛谷王。即王廷輔之屬。叛歸俺荅。駐遼外。古豐州地。屋居農作。招集亡命。頗雜漢夷。居之。名曰

板升

周升板藥
垣故名

僊吞授全等皆為酋長。丘富。范全等

益用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祺。及邊

民馬西川。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周元。及張

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全等

因導僊吞為帝。治城郭宮殿。為離宮。九楹。以奉僊吞。

制極壯麗。僭擬宸居。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

人。僊吞遂不敢居。

此虜虎狼也。性不屋。惟便毡帳。隨

山後諸州。猷丹而虎狼始入室居之。完顏劉據。蒙古

混合石晉為我首。我因明復。驅之歸山林。遂其舊性。

平康錄

卷之一

三

建堡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荅亦貴近之。數引虜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幸虜無大志。然入寇必與計議。如隆慶初汾石之禍。皆全等本謀也。朝論籍籍以板升為憂。募得全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俺荅親子九。義子一。其長子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驍悍亦為諸酋冠。且兇狡無賴。嘉靖末年。其嬖妾桃松寨私通部目。收令哥俱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宣大總督楊順納之。致闕下。台吉慙恚。殺守舍及觀

屬百十人。追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堡。為攻毀。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駱駝相易。不則。使若奔命不休。大同撫臺疏乞從長議。處弭邊患。已而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等。易其逃婦。奉兵溪以為便。時嚴嵩當國。遂聽順言。許之。遣二人回。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自西陽河夜送出塞。西去。復陰告台吉。選騎追之於黃河岸。執至帳下。召諸婦環視。襟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曰。若輩私奔。視此虜。既狎

知順等無能。於是徵牧新平關。攻右衛益急。卒不致全等。至隆慶庚午冬。乃有那吉之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又名黑台吉早死。遺三歲孤。名把漢那吉。其母胡媪。俺答又以事殺之。俺答妻一刻哈屯。怜惜那吉。以僕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辨。俺答善之。娶塔比吉女為之婦。不相中。復聘兀慎家。取鬼裔金的之女未娶。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女三娘子。庚戌相至。是年及笄。貌甚艷麗。已受換兒都司聘。俺答先通焉。已生子。遂奪取之。換兒恚甚。將攻俺答。

吾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免拷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馬十三疋。南走。以隆慶四年十月十日止平虜城外。叩關請降。巡撫方逢時聞之。督府王崇古。崇古曰。此哥貨可居。於是豐館餼。餼與馬。厚遇款納。具疏以聞。言欲尊顯之。以示虜。因與為市。令繫送降人保塞奉納。束虜。即不急。因亦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以羈縻之。德蒼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

能有其衆。而吾以一屠者谷蠡。徒徒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之。勢必忿爭。而酋嫌我。則兩利俱存之。互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與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詭上朝議不能決。時當國者。新鄭高中玄。力主納之。請授那吉爵。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宴賞。供張甚厚。俺答乍失那吉。私念中國。恚虜。歲入寇邊。必且甘心之。又妻一劄哈屯。朝夕泣。目盡腫。乃及趙全等計事。全曰。今日欲得那吉。須厚賄以贖。否則脇以

兵。俺荅然其計。率衆數萬。進薄大同。崇古命撫兵馬
芳趙岢。嚴兵以待。俺荅不敢進。駐兵平虜。且索打話。
無敢往者。百戶鮑崇德。素負膽氣。善胡語。慨然請行。
時有一總兵。以罪繫。亦自負勇敢。令之輔行。未中路。
總兵恐畏。逸去。鮑單騎入虜營。見俺荅方盛怒。謾罵
曰。余自用兵以來。殺若干搃兵矣。鮑百戶俟其氣少。
平。進曰。國家多少總兵。殺之可盡乎。中國倘殺汝孫。
汝孫再難得矣。今汝孫已部送北京。予官職收養。今
欲取歸。獨有乞恩懇求。何持兵深入挾取。是速其亡

也。倦吞聞言頗銜之。乃留鮑隨遣親虜往覘。則晉府
豫計。那吉方蟒袍貂帽。馳馬從容。與諸將游獵郊原
矣。虜婦報倦吞。釋然心喜。時冬寒草枯。駝馬多僵倒。
衆騎咸怨。詈趙全等。又辛愛黃台吉亦怨倦吞。流少
妻。三娘子溺幼子。三娘子所生不他。大理後和信任匪
人。趙全踈其種類。於是崇德再入虜營。說倦吞縛諸
叛人。以贖愛孫。倦吞知衆心乖怨。頗欲從崇德言。第
素昵全等。猶豫不忍。發一刻哈屯大罵倦吞。以故爭。
必欲歸其孫。倦吞悟。乃先繫張彥文於陽和。周元欽

藥死。乃詭召全等計事。即帳中擒全與弟龍。及李自馨。劉四。猛國王。呂西川。呂老三。馬四川。凡八人。押送中國。內具文稱臣。并請封貢。進至雲石堡待命。王督府先已請旨。遂受其獻。復厚贈那吉。遣使送歸。那吉猶戀戀不欲去。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臨行更加宴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乃携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為質。崇古既獲叛人趙全等。各檻囚至京。十二月告廟獻俘。八人悉支解於市。朝廷以提督王崇古巡撫方違時。

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遵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仕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那吉歸見祖母二克哈屯喜若再生。各部落皆慶賀俺答。俺答亦感天朝禮遇伊孫。即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俺答親姪。而元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首。又多其本統親枝也。俺答於諸虜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

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也。搃督以此難
俺荅俺荅辭以為土蛮故主也。力不能致。崇古獨計
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

按青台吉二女。一適土蛮。一適長昂。妻死其妹來
吊。長昂通而留之。且賄青台吉。土蛮見妻被留。久
而不歸。忿甚。故與黃酋親。國長昂也。後又欲以兵
萬人助督府。塞達破長昂。已約刻期舉事。適塞公
以艱去位。弗果。蛮自是怨中國。負約。

比時適黃酋使來。崇古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以招

土蠻與俺荅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隆慶五年辛未春。俺荅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長感

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息邊氓。第欲禁約諸邊將士。毋燒荒。毋搗巢。以結盟好。

上下兵部議可否。兵部謂開馬市有先帝明禁。又虜今所要。恐橫索不已。有意外之虞。宜勿許。崇古復奏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荅擁衆入犯蘄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故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幣媚虜。仍請許開市。以逭己責。嘗是時開市。非虜本心。故不旋踵叛盟。

先帝震怒。始寘於辟。嚴為之禁。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亡矢亦畧相當。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姪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刺。蠶食西蕃。慮我議其後。故堅意內附。其情可信。又虜使云。

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身後容令質易。如遼東開
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
市比。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師戒嚴。至倡為運靴
灰塞門棄城之議。幾為虜笑。今虜納款內附。乃必欲
定久要。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
之罪。則豈惟臣等不能逆觀。即俺酋亦恐能保其身
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
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即以
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及三衛。必歲糾俺酋父子

為聲援。以窺蒞遼。則言能子弟。賓免諸首。必為蘭清
沈河之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
修備。虜設背盟。以畜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
愈於終歲馳騫。自故不暇者哉。臣又歷稽國朝北
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減尅馬價。而
稱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
故事。故臣以為許封貢便。願下廷臣會議可否。惟徐
文壁。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可許。張溶等七十人
以為不可。朱衛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俞

都李崇極言可許狀。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裁。條為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惟高拱決意從崇古言。於是

天子下其事。部議封德答為順義王。子孫各封。有差。仍許通貢互市。俺答聞命大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除。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不滅之。終敗和約。王總督以聞。詔悉捕獻。伏誅。如趙全等例。隆慶五年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疋。遂遣使冊封為順義王。特築一城。勅名歸化。建一寺。勅名弘慈。

此自

修國示版

昆都力哈

即德答弟

黃台吉俱都督同知

保集門

把都兒也

賓兔台吉等十人為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為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為百戶。三娘子封忠順夫人。是時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比於屬國。邊土靖安。而中國遯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即以此為市。有深創矣。

上乃告廟昭武功。加發幃幄。諸臣晉崇古壽宮保。於是酌入貢之路。定貢獻之期限。貢馬之數。與夷使

進止之所。又議定市場。大同在右衛威虜堡。宣府在
萬全右衛張家口。山西在米泉營。每歲尅期開市。裨
將統兵。憲臣臨閱。硝黃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
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往年燒荒
搗巢。兩相讐害。厲政盡免。以示招携。隆慶六年五
月。王總督又為俺荅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
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每首貢使二
人。總督大酋四人。俺荅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疋。
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兵器。

洛錫生粗每十斤。鍊鐵三斤。宜可給與以壞易新。其
四請撫賞虜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勿
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以鍋可互市。撫賞不
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虐朝
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內館穀濶累。虜如不
逞。損威傷重三也。窺視動靜四也。今來雖可後必漸
多難阻五也。宜為代進便。部會議貢使至邊。惟遣
光祿官賚賞物就給。其欵賜筵宴。本鎮總兵待之如
禮。廣潞二鍋。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以銅鍋代之。令

總督市給。其親屬窮虜撫賞。不可以久。宜令提督審
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如各鎮原議。惟順義王印。即如
議鑄給。詔從之。是月賜俺荅順義王鍍金銀印一
顆。凡表章俱令印進。又申飭邊臣。益嚴武備。每歲持
差風力。科道官分按。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
械。若屯田。蓋法諸事。各要拓廣。整頓條實具報。有成
績者。與擒斬同功。仍嚴故事者。與失機同罪。亟令所
司議行。是役也。王督府審戎索而善謀。高相國贊
廟謨而善斷。故能憬群酋以類首。易左袵為冠裳。十

年來虜守舊繩。邊無鳴鏑。則二公之力也。

附三娘子

三娘子。俺荅長女。啞不害所生女也。生而骨貌清麗。資性穎異。聰俊超越流品。善書番文。通達事務。尊中國。尚瞿曇。蓋虜中女品之絕代者。笄時已受襁兒都司聘。俺荅先通焉。未幾生子。遂奪取之。俺荅寤其事。無巨細。咸聽取裁。平君誦經念佛外。手不釋卷。出言和婉。每能豫道人意。常恨生夷中。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隆慶五年。初封忠順夫人。與俺荅生

三子。長曰。不他失理。封龍虎將軍。仲曰。沙赤星。封明威將軍。季曰。倚兒將遜。封武畧將軍。俱稱台吉。萬曆壬午。俺荅烈壽七十餘。長子興克都隆合黃台吉。嚴封順義王。復欲蒸三娘子而配之。則舅氏甥女行也。三娘子庚戌相此年已三十三歲矣。俺荅初歿。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貌陋。拒之。率衆遠遁。黃台吉計部落追之。此時正當互市。踰期虜使不至。鎮巡疑有背盟心。夫不安。後半月。三娘子已就黃酋。虜使忽來完市事。鎮巡宰牲謝天焉。黃酋先配五箇比妓。

後受胡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生十四子。龍
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萬曆十四年。仲春
殂。長子扯力良。龍封。先配滿官。嗔比妓。復蒸三娘子
而配之。以其倫表兄妹也。其寵幸無異二酋。扯力良
丁亥秋七月。黃酋死承爵。六月時同三娘子。擁衆十
餘萬騎入邊。不肯受封。且云有馬八千疋。要
用價買之。即退。時值浹雨不止。邊墻多圯。巡撫鄭洛
甚以為憂。惟用好言諭虜使。且令人傳語三娘子。無
忘香火舊情。至七月初四日。虜卒聽平。受封賞於弘

賜堡

去大 同 六十里

三娘子之力也。然扯力艮沉酒昏。眊生

七子。齒未五十。鬚髮皓然。而三娘子年逾不惑。色尚

姣好。故扯酋番漢應酬。悉諉三娘子。自辛未受封以

至丁亥。凡十七年間。而三封貴爵。

忠順 夫 人也

貢市之不

渝。多與有力焉。後萬曆二十年。宣鎮史章二酋叛。盟

入犯。時邊久無警。一旦聞變。無不錯愕。撫臺以中領

軍常鶴

大同前 衛人

貌偉才雄。舉之使虜覘動靜。常挺身

入虜營。讓虜王。扯力艮與三娘子。極言中國嘉虜三

世嚮化。歲頒豐賞。今二酋阻壞世好。大不利。今非俘

二酋獻闕下。必不能復徼太師恩矣。虜偉中軍狀貌聞其言心動。即擒二酋。仍召熟夷以安。獨石中軍素善繪。因密圖三娘子。及受卦三王。各像為圖。說以獻于朝。故備得其詳如此。萬曆初。王公崇古入為大司馬。繼提督者方公逢時。而吳環洲允撫宣鎮。蓋至萬曆丙子。而虜奉貢市者三年矣。提督撫臣俱加恩。賚廩子。及方後。吳又代為提督。則此虜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常親詣見吳公。吳公見女畜之三娘子。亦事吳如父。情甚暱。三娘子親

華書索金珠翠鈿。公隨市給與。以敦和好。虜中部落
間梗化者。三娘子或預報聞。撫督府得時為整備。及
吳公入拜大司馬。則三娘子不復至塞下矣。

俺荅春秋冬住牧。豐州灘昭君墓。入夏避暑青山。黃
台吉住興和。迤北言能。二子七女。居河西套中。舊東
勝豐州之地。長仰住大寧。離邊五百餘里。伯彥孛羅
等住青城。離邊四百餘里。兀克兒等住虎義。離邊四
百餘里。火落赤等住會州。離邊三百餘里。炒蠻又在
邊東。住地名必留兔。離邊八百餘里。通來諸部。惟長

昂最為京東遺患。其先大寧衛左都督為完帖木兒。五傳而為花當。生一十男。又再傳而草片。臺罷職為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襲職最舊。右都督曰把班。通二酋所轄一百五十枝。今各路徵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蓋東邊不互市。直銀絡之。謂之賞邊。故長昂挾此驕悍。屢犯云。

又按板升叛人。皆中國亡命。或被擄。中間亦有求歸不得者。如嘉靖乙丑五月。板升降人李自馨等。叩邊請卒報歸降。總督江東以

聞兵部不敢主議請行督撫討虜事終不允。隆慶初
兵部議請優錄降人白春等。戊辰八月詔懸招降賞
格。於是應募者以千計。如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
畜產饒富。至是聞風來歸。

上嘉之。命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於
邊外。夫戊辰有此例。而李自馨等又不至。前踰年乃
與庚午之剽。則或趨全誘而阻之也。惜哉。

封順義王贊

味水外史曰。聞墻反目。許語勸谿。天親猶爾。夷性犬

羊。非我族類。安得無侵犯也。嚴尤書。夷謂周得中策。董董指太原一驅。曾未思先世古公。已無吝玉帛。西伯始受命。循順事昆夷。玉璽文謨。寧遠宣德。涇原之繹駭。何能勝行道喙息也。不再世而大戎之鋒鏑。又徧西京矣。要之夷無常道。禦在當機。可戰可平。度我德力。昔緣紹興金繒事。讐耻和戎者。輒用藉口。然仲尼有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梗化不恭。尚修文附。矧頰首聽命。叩關乞封。又繫送中行。永絕鄉導。如俺酋之悔禍。容遽却之乎。蓋貢

市利歸酋長。又免燒荒。搗巢侵掠。利歸部夷。亡失不償所得。幕庭審計。或有軒輊。且值胡逆中衰。非復曩比。若我沿邊諸戍。烽警塵聲。動徵功賞。移此餽虜。塞塵不熾。今二三十年。孰得孰失也。第謂乘此休養。未雨綢繆。邊習空譚。渝安旦夕。彌父彌弛。殊爽始計。異時爨孽不測。倉皇朽鐘。將歸獻事端。委云和談。吁晚矣。

兩朝平攘錄卷之二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潘

校

都蛮

都蛮。古西南夷。地界川貴。險據萬山。三面阻夷。永安鎮其密穴為九絲山。形盤礴嶮巖。上修廣可容萬竈。而四崛峭仄。崇巖壁立。外限深箐。為蛮中天險。或云昔人以絲從高阜圍之。九兩方匝。故得名。其外東北則為鷄冠嶺。都寨。凌霄峯。三岡。皆峻壁數千仞。拔地而起。旁僅窄徑。行不

得列騎中間隴坂幽篠。虺蟠蛇引。鑿空而後可度。三
山鼎立。為九絲外障。入九絲所必由。令人守其上。則
十萬之衆。勢難飛越。輿地約四五百里。而連屬者二
省。切近者七邑。都蠻毒流。不啻千里。其在古初。牂牁
巴笮夷種。非一。漢武通道置吏。後始入中國。其大者
各有君長。歸化列為土司。獨此地僻險。東之僚僮。南
之番蠻。負固梗化者。居之。糾聚深固。桀獷數反覆。難
制。諸葛武侯經理南中。始尊約束。永嘉後。復沒於夷
獠。蓋千四五百年。至

分贖。縣官知其然。凡事招撫。必先求阿苟。又為苟請冠帶。苟赴縣官領賞。恣其所欲。保旦夕無事。一日領長寧賞。稍不如約。即趨出。拔刀砍縣門曰。必破此縣。官吏大懼。急倍數追與之。苟猶大罵去。未幾又反。反則又賞以為常。長寧監生胡天錫一家二十一口。苟領賊入其家。妻及男女家人二十口盡殺之。止留天錫一人。擄歸索贖。隆慶五年。長寧有村民共結一寨。以禦賊者。名寶瓶砦。阿大阿二領匪百出劫之。相持五日不破。阿苟從凌霄率眾助攻。立破之。其中男婦

老幼三百五十餘名。口僅幼小三四十口。以生擄得全。餘盡為刳。如此者未易枚舉。部使者數以上聞。而當事畏難。輒以撫為解。蠻亦詭聽撫就利。然撫令未徹夷界。蠻烽已警蜀郊矣。故與地內寇賊為患。未有若都蠻之大且久者。積痛憤千百年。凜凜不平首也。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湖廣承天人。受命日。應得蠻獮盡屠狀。欲征之。入蜀即以其事商於巡按孫旬。魯塗人孫曰。去年按眉州。蠻縱劫江安。羽書相望於道。遠近震驚。余七日夜未能帖席。蠻之當征。

更何疑也。永安入陳以莊舊任成都縣亦痛恨此輩。深究地方利病。著為戎蠻紀畧。極論都蠻當征而古今御蠻得失。頗各備載。曾公見是書志益決。迺詳考事機。遂下其事與藩臬諸大夫共議之。議間亦有異同。大畧不可大征者有三。一曰山勢險惡。賊居逆而我勞。急之則遁。徒老師費財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困。一曰九絲彈丸。未足當蜀一肢。一肢病柰何。騷動全省。是時集議者左布政羅瑤。右布政馮成能。叅政王宮用。叅議沈伯龍。副使李江。

參事周思充。惟李胤諛道。兵務皆其關係。故言多落。餘人亦無異詞。議成奏。

上報曰可。乃以鎮守四川總兵劉顯原任總兵郭成安大朝。參將張澤等為將。調永寧宣撫奢效忠等。藉諸府衛兵。并麾下募卒。及水西安國亨。首陽冉維屏。石砢馬斗。斛平茶楊正崇。隴清寧。越天全。邑梅等。土司兵約十四萬人。於萬曆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會於叙州。是日開府。起馬疾錦官。天氣方黯淡。旣登途。忽聞霧。此夕院後民居火起。羅布政來報云。此大捷。

垂也。及開府抵眉，有戎縣通老數人迎見。忽有懸瓦墜穿仰塵，抵坐閣西南角上而止。仰塵竹所為也。左右皆失色。曾開府獨竒喜曰：是墜者，蠻尾解也。穿仰塵者，破竹勢也。抵西南角而止者，蠻正西南夷也。然在眉，其速捷乎？及入叙州，地屢震，皆自東北往西南。時高年父老皆曰：往年平橫江，平白草地，皆震。今震蠻必平。又震且數，且大乎必速。又曰：東方生氣也。北方帝所居也。自東北往西南，以生道殺之。天兵所臨，無不摧折者矣。

愚謂用兵須順天意，人怒則天災示，故何敵不克。况都蠻之惡積稔于

餘等乎。以後言軍破交。霄彼都。九絲皆。有烏雅。
成。群。飛。遠。火。光。中。官。兵。占。此。勝。氣。益。倍。謂。此。非。天。意。
不。可。也。劉顯原籍南昌人。年二十時。曾以武舉生把隘。
嘗挺身與蠻鬪。殺傷數十。蠻名內此。起故素為蠻所
畏。郭成叙南甯羅新渡人。家近九絲。係顯私親。其父
搃旗被蠻阿大孫殺死。挂腸樹杪間。故讐蠻不共戴
天。成先顯未鎮守時。所募倭兵。悉領南。莫。健。士。每。茲
憤思必報。蠻未幾論羅而顯繼之。顯素習蠻。因分兵
劉隘。各得要領。任方半年。蠻不敢出寨。地方稍平。七
縣民惟恐顯。一旦去。罹。蠻。害。乃。科。官。以。顯。閩。中。舊。學。

於之。顯遂自陳求去。曾開府曰：「剽竄事非顯莫任。」矧已署為大帥乎。乃具疏。揭張呂閣下。并譴司馬為請留顯。時江陵張居正當國。一如開府議。不聽顯求去。顯於是感激奮勵。一意治兵矣。羅方伯又力贊。楚郭成開府乃假便宜起成為顯副。而以大朝澤等為偏裨。皆人各當其才。大朝貴州人。昔官叙瀘。忝將。嘗心憤。蠻橫。自請死擊賊。時亦緣事。具題領兵許其報効。叅將張澤言及都蠻。目裂髮豎。故令獨當一隊。奢效忠。永寧宣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然效忠詭而貪。隆

慶四年官調其兵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賞復敗。其弟租亞死之。不俟號令。輒班師去曰。救兵不至也。此後蠻益橫。人謂滅都蠻非奢兵不可。然效忠與水西土舍安國亨世仇。殺族叔安智。與效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兵勳。欲並調二酋。魯公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來必經效忠境。恐都蠻未滅。別開黨端。乃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禁毋掣效忠肘。而專調效忠。安智屢願從征。亦不調之。以牽國亨。故效忠一意盡死力焉。師既集。開府分布謝將領。作五

路進。原任提兵安大朝。與原任都司韓以育屯劉
得宅麥易一路。參將張澤領兵屯飯甌谷。爆毛壩一
路。並督效忠兵。都司徐仁威北將善射守備沈茂。隨該鎮
領兵屯脚板崖黑帽尖山一路。都司侯一位。原任游
擊吳德祖領兵屯得勝營一路。原任守備吳憲。舊造
烏銃畢。即同把總吳鯨等。於該鎮標下部領衝鋒。參
將胡大賓甫任。即往長寧瀘州一帶護送糧運。防
截奔潰。都司胡恩。造火器。

按火器

鳥銃為第一

蜀兵舊無鳥銃大司馬譚公撫蜀取浙

匠製而鍊之故始終勝重鳥銃功為最
重間銃聲不覺其中藥彈內演始覺以故銃警即騰
喪但製匠須習熟而務足其價則鐵精耐久苟匠不
得人又過減其價則放時
多器裂不堪用此宜慎之

火磚

火箭

續筒

大銃

佛朗機

鐵巷角

發煩

鐵彈

百子銃

九子銃

此外又有找七

稍架砲

雲梯將軍銃俱仰攻器具

文官總理錢穀羅瑤

監軍贊畫馮成能

督餉王

宮用

輪辦軍中雜需沈伯龍

紀功周思克

督

戰李江

各有司則成都知府陳大壯

同知魯可

耕容朝望 通判洪一貫朱充立梁師道立 推官
高文炳吳文全 知州羅向辰趙方立 知縣許一
德陳嘉言沈直王完張九思張聰奎張震王之緒楊
汝桷 經歷陳忠王慎

派撲已定。關府與將官議兵所向。劉顯曰。九絲城勁
兵叢藪。難卒拔。而凌霄都都乃其羽翼。願率衆先破
二寨。然後併力。九絲賊無異圍牢中物也。公曰。善。會
謀言。凌霄城為首。阿苟所據。凌霄雖險峻。然近外地
且小。而阿苟又數為蠻請。撫者。可誘而執也。先擒

阿酋。繼取凌霄。則蠻自膽落。九經可圖矣。曹公大以
為然。公在省時。先以令通判洪一貫。窺圖九經形勢。
詳細開載地理遠近。山箐內外。或可剽營。或先扼截。
俱已一覽。備知。及聞此議。與圖相合。曹公恐驚動阿
酋。乃揚言撫剿紛紛。議尚不決。高光調土兵一萬。整
棚聽用。亦不明言取凌霄。但密令洪通判會同郭成
張澤用計。遣武生李之實往誘阿酋。阿酋固嘗試官
軍者。聞召果不疑而來。當日就擒。此時阿酋談笑自
若。若有為阿酋積慮所劫者。尚勸將官宜放釋之。開

府偵知。飛示將官。如有縱首者。即按兵法。於是洪通判不聽衆言。將首械入叙州府獄。然後遣兵進攻。凌霄。此時四月中也。蠻王俱在九緜。初聞魯軍門動。大兵來征。剿阿大曰。不怕軍門。只怕劉顯。領兵來。須做准備。方三曰。聞得劉顯被劾。已罷官回矣。未幾。人又報洪通判差人請阿首去講招安。三首撫掌曰。料也不出此。何足惧哉。遂張筵酌酒為樂。凡賊所擄民婦。美者不許專房。惟聚飲。供酒取。惟如官妓然。醉則混睡一堂。男女無別矣。軍門計誘阿首。本出顯謀。及擒

荀時劉營隔遠。而為郭成所獲。顯意不悅。及效忠兵
將到軍門。令速進兵。凌霄議曰。公兒劉忽議云。兵力未
齊。奢兵且宜暫退。軍門察其意。難之曰。各土官已遣
調在途。奢兵因近先到。即宜先有所圖。若令之退。各
土兵聞風皆退。罪將安歸。劉始懼。曾公此來既擒阿
荀即宜星夜離取
凌霄三箭尚無倫。倘緩時日。令一箭統衆與阿公兒
共守凌霄。即難破矣。此疾雷不及掩耳也。顯不知之
。迺促效忠兵進據五斗壩。旋攻下落豹諸寨。至五月
初一日。悉衆攻凌霄。拔之。生擒阿公兒。初阿荀被獲。
阿公兒猶固守凌霄城。不下。阿荀聞官兵往攻陵霄。

曰。此必不可破。况有阿么兒在上。及永寧兵於三日破之。高見阿么兒掣到。嘆曰。九練城不保矣。軍門見凌霄已破。便乘勢趨諸軍進攻。旬日之間。焚平寨。取高寨。進逼都都。凡九練內各村寨土人強壯者。三酋皆僉點為兵。隨伍出劫。其老弱者。一般在寨屯種。中間亦有被擄人口。各分配村寨。目為百姓。不肯出行劫。但不知王化耳。大兵攻進時。寨中老弱及被擄人等。軍門皆令招撫出外。不許兵士擄為俘級。蠻王素玩易官軍。恬不介意。及聞么兒擒凌霄。被三酋始惧。

方三勸阿大速撲所部精勇者千餘人。令酋阿墨統之。拒險守都都寨。此寨上倚崑崙峻險。下臨百丈懸崖。利石巉巖。絕鉅陡出。止一小徑可上。已被木石壅斷。別無行路。官兵俱屯剗近山。選精勇士奮力上山。奮酋木石滾下。損折兵士。又六月天氣酷暑。攻之。九經月不下。驛丞董思明統領部兵。覓得鄉導。旁徑可通者。不告主將。私進賊營。後無應援。遂為方三部下所獲。捉見方三。逼令降賊。思明不應。乃以鐵鎖鍊手足。監繫九經寨上。數日後方三復喚出。要令降服。思

明大罵垂叔。旦夕割城。尚自不知死活。我朝廷命官。肯隨蠻奴求生耶。因舉鎗奮臂擊方三。遂為群首亂。刃斫殺。方三又向二首言。官軍已進據險要。所賴困我者糧運也。今宜遣人打探官兵糧道。我們統領部下。從僻路截出。搶奪其糧。使衆兵乏食。自然步退。二首依言用計。大凡大軍征剿。極重濼兵。一以防衝突。一以絕交通。二以護糧道。劉顯初進兵。謂大兵既合。無所事遊兵。故有黃驃水之失。軍門察知此弊。至令各將。設立遊兵。四面巡邏。却好三首差奸細來探。

官軍糧運。遂為游騎。擒解軍門。賊不敢復出。時大兵
久頓山谷。糧運甚艱。蓋運舟從萬山中逆流而上。中
有蘧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奔騰激射。每船容
三十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而至。一舟
亦須二三十人引之。各州縣解到糧船。大小不一。小
則易覆。大則難進。轉輸甚苦。營山主簿陸鰲。青神主
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染病。運夫日夜勞役。不堪。氣
將議此舉。必難成。功。且已破凌霄。取各寨。四鄉畏服。
已足屈懾。蠻酋。不若就此。用撫收拾。或謂溽暑。兵士

多病。且暫退休養。俟秋再舉。又見軍門自亦多病。服藥。人心益皇皇。紛請罷兵。太率以寡餉為辭。軍門見衆心不一。馳揭赴閩部。熟計。慮江陵獨執議不移曰。此寇久適天誅。決宜掃靖。廓清疆宇。軍既破寨入險。安可退回。毋謂費餉一年。即十年亦無憾也。乃與部臣議。將嚴閣老家抄沒金錢百萬兩。盡與充餉。教撫臺激勵三軍。有進無退。曾公得此報。徧示各營將官。莫敢再言退兵。一面督促輸餉。一面催邁進攻。知府陳大壯獻策。運艱良由灘險。非疏灘不能濟運。因命

官鳩工。將撻木二灘。晝夜既鑿。令勢稍平。時正黃梅。雨水暴漲。工作十分難施。巡檢曾禾。竟以修灘。為灘水溺死。又查敘州府河。厥堆有商人。抵還官木板。乃分取匠作。如式另造新船二百隻。又差官二員。各帶餉銀。自成都而下。合江而上。平買合式民船三百隻。於是濱水州縣。大舟運糧者。浮江而下。皆泊於南廣洞口。然後分入灘河。小舟更番接進。飛輓如注。其輓夫。不派累里甲。即以州縣民兵之脆弱者。免其從征。充為輓卒。中猶不耐勞苦。逃避不數。又就近富南隆。

昌嘉灑等州縣。派取僧夫五千人。與民兵同給工食。故雲集。廷赴。留玉亦以糴米二十石。自此慶符高瑛。羅計一帶。各新建倉廩。積貯糧米。新廩不能容。至堆積民舍。又不能容。乃雲野獲以草葦。初顯等議大征。以一羊為期。約用兵十萬。銀百萬兩。米五十萬石。至是積餉共得二十餘萬石。盡諜知之大哭曰。官兵將困我十年乎。死無日矣。蓋平時盡言。不怕十萬官軍。只怕十萬糧米。困又尚不能出掠。即坐待斃也。兵糧既足。士氣益倍。軍門火牌催促。監軍日夜督各將動。

兵至六月十八日。諸軍併力攻打都都寨。顯計阿墨無謀阻險。可誘致之。乃令隴清兵布列於寨前。官兵隨其後。各列障。或坐或倚。皆攘臂笑罵。阿墨果領衆下寨。衝殺我兵。少却。賊衆追疲。隴清兵反透其後。各兵奮勇圍殺。遂斬阿墨等於陣。餘賊奔回守寨。我兵連夜速攻。架砲雲梯。將軍鮑鳥銳一齊併力。賊已無主。不能抵敵。官軍奮勇齊登。賊衆亂竄。一二千人填崖落箐。死創殆盡。次日平明。軍門復差人曉諭營將。內中被擄良民。及土夷情愿投降者。莫妄殺戮。無令

玉石俱焚也。於是村寨小民。及舊所擄。選民婦。自投
棘門者。日以千數。官為各查鄉貫。給還原籍。無不踴
躍。羅拜。呼天稱謝。向一被擄童子。望官兵。奔回。解至
軍門。其伯父。隨遁。狀具領。抱持號哭。麾下莫不垂泣。
據狀。則隆慶五年。賊破寶。辨若。盡殺三百餘人。此其
幼。小生。擄之一也。口稱其父母。一兄。兩妹。俱被賊害。
矣。都都。統平。群。密。應。落。阿。大。阿。二。等。商。議。共。力。守。熱。
為。軍。並。交。霄。都。都。皆。九。絲。外。戶。二。險。破。官。兵。已。入。門。
扉。而。九。絲。羽。翼。誰。難。冠。耳。其。寨。門。舊。因。山。石。為。之。至。

是二酋令人益挖使險峻。而石門忽崩。阿二大驚曰。此不祥兆。不如併力守九絲城上。阿六曰。大軍聚兵積食。將久困我等。今外面據此。尚有活路。倘兵上九絲。而官兵不退。吾屬其悉為鬼子。乃留阿大守雞冠。而阿二與方三等俱上九絲。此時蠻谷中一路地震不絕。三首魂魄俱喪。人謂此賊巢破滅之兆也。雞冠頗與九絲雄峙相望。中間地步寬衍。雞冠不知九絲。阿大據此。實為九絲聲援。我兵攻九絲。此首反觀其後。且傾我兵走峽中。兩酋翼而擊之。期必得志。諸將

詞實所以頓兵都都。不敢輕進。頭等議曰。重險已破。靈王奪魂。阿大不與。二酋上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而攜也。客啟開府。開府與馮方伯等議之。亦欲用間。然未得所遣人。長寧縣庠生王希忠者。素落魄不羈。兵興以策調馮方伯。曾請身入賊寨。為內應。其言慷慨激烈。頗為馮公所知。遂遣希忠說阿大。而顯亦知其謀。顯生何經有條。希忠乃令二人持銀牌綺幣。招撫阿大曰。天兵討罪。靈當無道。類爾若聽撫。猶可轉禍為福。今撫院已刻期督令諸軍。立破九絲。

矣。爾勿與道往來。亦莫往赴援。即大功也。事平軍門當為爾請於朝廷。勤汝罪。永為上司官。管此地方。不更愈抱薪助火。同彼兩人。均為魚肉乎。阿大初未肯信。然事勢已窮。莫幸得脫禍。願衛之。希忠等日守其寨。二酋有使來。輒反間。恐動之。至為剪髮焚誓。此蠻中信誓極重者。於是阿大拔刀斫地曰。吾從公言決矣。遂不復通。九絲銜以報顯。顯恐蠻志猶未一。復留馬胡天全土兵。居近都。都以字綴之。而別遣人徵招內官。釣候諸寨。皆給與花紅銀牌。以徂其黨。又

厚犒遺降酋。梁萬良等以緝賊故。阿太命其勇。皆
傾心願聽撫。斯有統宗者。蹙弱顧望。而後兵始得專
事。九絲無尾慮矣。此時正值八月初旬。顯復部署諸
將。分大軍為五哨。自己將兵由黑帽山入其西郭。成
統兵由印壩山入其南。安大朝統兵由得定口入其
東。張澤統兵由殺爆寨入其北。別遣將由西高入與
顯會。限八月初九日俱登。立緝賊下營如連珠。各阻
險。盡銳仰攻。晝夜不休。城上箭石如雨。環其山
列柵九柵。外削塹合勁。實果驚怖中之。歲暮伏弩。不

時俯瞰我壘。兩擊之。以是相持不下者兩旬。先是土
司兵調攻賊。習為賊唱。以金帛。比臨陣。輒退。說不戰。
以誤我師。我師數劫坐此。緝川馮方伯。獨許黃金可
酬死士。不但賊利不可嚮。即士伍。德遺兵餉。皆例扣
除。使用皆不宜。燕也。故特申請軍門。於餉外。復給劉
顯軍中便宜費用銀一萬兩。賜將具文領。為公卻之。
曰。立非常之功。宜有非常之賞。何區區庸具文領乎。
他日功成。不足當毫髮。倘一失衆士心。曠大事。即我
等首領。與將軍首領。未克償。朝廷何啻萬金乎。按

雖在將亦不絕。餽遺所御三千兵。顯間言感激自愧。亦不免扣使。用馮察知故言及之。從此嚴絕愧遺。御下無毫髮徇私。馮監軍與巡道李公。豫檄戒各營將士。賊投金帛。分毫莫取。又縣金募敢死士先登。軍多踴躍。思奮。八月十二日。曾開府以九緜久不下。持曠費餉。心甚憂慮。方日午假寐。忽夢空中一神將。披髮仗劍。貌甚奇詭。日光雲氣。晶瑩凝結。若垂天而下。觀者如堵。公問何神。脩有應者曰。此真武神。驚寤以語馮方伯。馮躍然曰。此必朕兆也。真武正神。有大功於本朝。今日之舉。將成二千年神

人之憤。其函贊何疑。後數日。推官高文炳自營中來報曰。酉陽土兵。剽營甫定。群蠻當夜半。各持十餘大斧。自九絲衝下行劫。未及營百步許。見白衣將軍。伏劍大喝。蠻辟易反走。自相枕藉。死者甚衆。所遺鏢斧。無算。柄長一丈。自是蠻不敢復下劫營。九月初二日。奮效忠。自簡罪兵。剽斃者。夜嚴監營賊。賊力擊。弩石。齊發。兵多中傷。又黑夜不得上。只得是歸營。初七日。郭成統所部與酉陽兵合。賈勇直上。過賊山。幾至絕頂。賊乘高據扼。滾木砲石亂下。冉兵不能進。然遂

倚奪其地為營。賊見之。咸震。賊謂吾相告。以為官兵
自來所未見也。軍門因城久不下。尋思無計。或謂此
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方可破。遂密諭諸將。緩其
中路之攻。自九月初一日起。止令奢兵攻其頭。郭成
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
據兩頭。懈怠中守。且此時霖雨連日。山土泥濘。石滑。
我兵不便仰攻。雲梯砲架不能施設。火器皆難用。各
營敢死士有攀木緣崖欲上者。顛仆反墜。蠻在城上。
反以為笑。所以諸軍莫敢先登。群蠻恃險。頗易官軍。

至初八日雨復大注官兵無一出營初九日雨益甚天日皆晦冥劉總帥與諸將謀曰壘中九日極重禱賽禱賽必聚飲盡醉今我兵數日不便攻擊壘守又疲且怠矣必欲破此城惟在今夕乘其潦為必可登此機一失恐後難圖李愬以大雪入蔡劉顯以大兩登九絲皆因時出奇卒成大功古今一轍顯遂乘夜陰戒諸將令降夷么兒引平茶官舍楊正崇衝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魯公顯賞破九絲賞銀三萬兩擒大頭目一名賞五千兩合平次石砭兵茶土官先登獨得九千兩其二萬餘衆分之次吳鯨等兵推鋒陷陳者千餘人三更傳蒺冒雨衝

於疾進。皆傳危堞。腰紐板棧而上。專擊其腰。蠻果以
禱賽故。守柵者各醉卧。且恃雨甚。我兵未能仰攻。不
意卒至。天猶未明。我兵疲斬守關者。長驅直入。盡大
營帳內。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關會天黑。蠻衆相紛擊。
我兵各奮力亂斫如刈麻。其互擊。觀蹈藉及投崖落
箐死者。又無筭。己而夜漸闌。郭成率衆隨至。安大朝
張澤等繼至。六縣募兵皆大至。萬旅沸澗鼓噪震地。
無不人人一當百。攢矛橫擊。蠻大崩潰。九絲惡賊一
朝而盡。阿二方三逃。下九絲城。心疑阿大不敢入。魏

冠額復走牝豬寨自保。餘賊盡奔鷄冠。阿大始以聽撫不援九絲。及九絲既拔。阿大方驚。恨竟正何二生。則已連夜遁去。阿大頓足悔恨。勢已無及。因復收合餘賊。以伺官兵動靜。二十二日。郭成率衆進攻鷄冠。額破其寨。阿大窮逼。遂出為劉顯部將擒獲。解獻。至十月十二日。諸將進攻牝豬寨。方三領賊出距敵。把總龔絡手搏方三于陳。阿二窮蹙。自與親信數首輕賈晝夜盤歷岩箐遠遁。亦為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其他有名頭目及曾經劫擄。前未獲。遂傳

斬。凡所拘留被擄民婦。各裝親屬。認領還家。至於降
實老幼婦女數千餘人。各變姓名。易冠服。配去遠方。
衛所安置。於是九經一空。都壘盡平。是役也。下寨柵
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
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二千三百人。拓地五百餘里。
闢良田二十萬畝。獲銅鼓九十三面。皆蜀漢諸葛武
侯時物。又有古函牛寶鼎。淳于異器凡若干。其他器
仗牛畜。不可枚舉。曾軍門一面。具露布。差官飛奏
朝廷。一面劉總兵暫屯劉九經彈壓地方。其餘各將

統所部人馬。沿途搜捉餘黨。獲回叙州。各屬土官。令軍門悉厚加賞賚。優叙功績。各帶歸本司。仍散遣旗牌官押送路遠者。仍將打造運糧官船。載往所過地方。如果秋毫無犯者。土官賞銀三十兩。賜扁獎厲。經過有司。預備牛酒各津渡。俟舟至中流。送至土官船上。不許一兵登岸。事各平安。捷音至京。

皇上下嘉悅。告

廟薦勳。百官畢賀。乃陞魯省吾右副都御史。旋晉職工部尚書。廢一子太學生。總兵劉顯而下。爵賞有差。

公宜速回矣。公覺言有異，因與同還省中。與馬不肯乘，步隨公歸。送寓青羊宮。公至衙，匆匆治軍務。當完日，凡七日而卒。隨任止一子甫十二歲。曾撫臺與郭按君名思極同日哭臨，盡檢其裝，惟五十

三兩。視其子文義已彬彬矣。遂厚贈護喪歸葬。四明及閩青羊宮道人已不知所往。人謂馮公一生忠仁長厚，蓋仙去也。萬曆辛丑年馮子登進時名

師旋。曾開府與各官議善後之策，或欲做成化劫。周文安疏設立土司，詳歷。曾公執不同。遂於九

設立建武所內築城垣命一總兵一僉憲坐鎮之隸
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
堡設戍以守初戎縣因蠻得名至是改縣名與文易
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嶺曰文印
釣猴曰降蠻鷄冠曰金鷄皆請於朝奉奇欽定
於是千百年焚莽荒蕪之區一旦豁然成雄鎮焉
大學士趙克陳以勤平蠻碑銘曰

維蜀徼土夷窟其中山川隔閼自漢始通猶彼都蠻
尤怙巖阻狎為不聽恣蔓我圍迄茲穰草遂命齊天

斬阿大等成都市。

初軍門以阿大等監侯按察司。請旨未到。三酋同在一室。遂復謀出獄。適獄卒隄防少疎。三酋遽白晝脫械登屋。已縱火將潰逸。官軍圍視。皆首鼠莫敢近。都司徐仁威膽勇善射。速手弓偏袒望賊一發。首中阿大。餘賊紛墜。無一得脫。然合省人民猶震驚一二日不止。

郭成與蠻有大仇。及破九絲。即以所獲首級易別將所獲生蠻。合六十人。并已部擒者。共一百二十人。

皆真蠻。乃縛置父墓前樹上。親率家人婦子。設祭奠告墓。令劊二十人。剖蠻腹。剗其心。以百二十紅盤盛之。大鼓吹祭父靈。然後斬首獻墓。又滴取心血。編飲親屬。阿大之孫。係殺父者。成手亦取血。瀝於酒。令兄郭文及母妻子。姓輩各飲盡之。敘南人無不壯快其所為。

馮方伯成能班師。行至雙流縣。前驅遇一道人。坐地不起。衆呵馮監軍來。道人笑曰。我固欲見監軍爾。人傳言於公。公至下車揖之曰。何事教我。道人曰。

猱噬狙攫。諭之固悛。我尚包荒。蓄武未究。彼昏鞠
頑。踉蹌而聞。公之戾止。奉敷威靈。謀維金石。斷則雷
霆。露檄上聞。以請薄伐。皇赫斯怒。錫之鈇鉞。公拜受
命。靡康厥居。卜日於邁。以殄兇渠。乃誓於師。萬旅畢
奮。指揮群材。如臂斯運。鋪敦義勇。虎賁鷹揚。朱蓋日
麗。玄甲雲翔。天戈一麾。穴魄縮挫。擬險則夷。摧堅必
破。既剪凌霄。旋芟九綵。陪彼妖於樹。我靈旗。二三遁
孽。忭不誓怖。左跳右跋。逞其螳怒。載揚我武。往拯其
阽。或就徽縻。或膏刃鋒。載蒐載犁。如鉅斯下。懸落焚

巢丹霄。絳野乃究。乃度。乃城。乃隍。以控衿喉。屹我金
湯。乃闢叢榛。樹之闔臬。狼烽既投。桑土斯徹。乃輯遐
眊。噢休其瘼。爾安而棲。不逢不若。厥壤之沃。而廬而
田。昔也虎穴。今也龍編。吉語四流。眊歌且舞。而今而
後。嚙弓卧鼓。爰始軍興。厥日靡多。儻起呻吟。化為清
和。維公勝筭。兩風莫測。掀曠撲霧。功在漏刻。捷飛凱
布。貢厥蠻寶。高秩厚蔭。以酬乃庸。公拜稽首。

天子聖武。臣奉廟謨。克寧茲宇。

帝曰忠哉。氓具爾思。孰是勲勞。而可擬之。我求古人。

維葛與裴。剪亂定荒。是曰雄才。公功之烈。載在鼎彝。公澤之龐。浸於華夷。朔有燕然。南則銅柱。我銘西岳。萬年之固。

萬曆二年甲戌冬十二月望日

平都蠻贊

咏水外史曰。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設有不類。必要荒海外。乃若蜀之都蠻。桂之藤峽。瓊之黎洞。豫章之桃源。域聯疆宇。地不供王。倘此輩耕鑿自任。木食草衣。如桃源。如終南。如萬里林。又何膏太古遺氓。而馮阻。

負嶺於貨越人。甚至屠劫城市。僭號蔑憲。天誅胡可
挽也。都蠻九絲之險。陪於三方。其積戾千餘年。比三
方亦為已甚。蓋巖谷峽險。內鮮土腹。非事抄掠。靡克
自給。王師怯于先登。帥志非有必勝。故久稽法網。妄
擬天驕。迨理定數窮。天怒人怨。撫臣秉志。虎旅竭誠。
困獸猶鬪。祇速自斃。一洗寃腥。大快千古。且不頓師。
不損士。真
聖明之善政。決瘍之懿準也。一方既靖。彼三方者。可
以警矣。